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弹指间 凋谢

高建英
◎ 编著

未来属于一颗流星，她光耀照人，
撼人心扉，可又转瞬即逝，令人迷茫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内蒙古：群众出版社
校园精典小说选

弹指间凋谢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 - 204 - 08159 - 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 - 4972059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ISBN 7 - 204 - 08159 - 5/I · 1727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当傅红雪下了火车，踏上了站台，他就被火车喷出来炽热的蒸汽给熏晕了。傅红雪听说南方的天气很潮湿，但没想到有如此的厉害，简直有些呼吸不畅。他极力想避开那些蒸汽，无奈手中沉重的行李影响了他的敏捷性，等他狼狈的拖着行李走出蒸汽波及的范围时，火车早已不再喷发蒸汽了。天气，却依然闷热。

1

当傅红雪下了火车，踏上了站台，他就被火车喷出来炽热的蒸汽给熏晕了。傅红雪听说南方的天气很潮热，但没想到有如此的厉害，简直有些呼吸不畅。他极力想避开那些蒸汽，无奈手中沉重的行李影响了他的敏捷性，等他狼狈的拖着行李走出蒸汽波及的范围时，火车早已不再喷发蒸汽了。天气，却依然闷热。



右脚已经有些疼痛，傅红雪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就是他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，不过上天的眷顾使他没有像大多数的患者那样留下后遗症。在外人的眼里，他与常人一样，没有瘸拐的现象，这得益于他后天不懈的锻炼。傅红雪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永远不给别人看出他的弱点。

出了站，傅红雪已经彻底分不清东西南北了。他是路盲，天生没有方向感，不过，傅红雪知道并不难到达学校，因为每个学校都有校车和服务队来接新生——在大学的时候，他是经常作服务队的——于是，傅红雪眯起眼睛，寻觅着大学的横幅或者宣传板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在远处有一条红色的条幅，上面有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“上海通奥大学”，傅红雪将右手的行李换到了左手，甩了甩勒得发红的右手，疾步向条幅下面走去。

“同学，你是新来的研究生么？”傅红雪点了点头。

“闵行的还是本部的？”傅红雪并不知道本部是一个什么概念，他迟疑的答道：“我是徐汇的。”“哦，本部的自己去，



弹指间凋谢

南广场 113 路或者地铁。”来人很快的回答了，然后就绕过他，向他身后另一名到来者走去。

傅红雪将行李扔到地上，他已经彻底没有力气将它拿在手中了，这时，他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父母：已经托运了那么多的东西，还七拼八凑弄了这么一个大包，真是累赘。

“同学，你是不是需要帮忙？”一个女声传来，傅红雪转过身，条幅下面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生正在笑吟吟的看着他。傅红雪抿住了嘴唇，嘴角稍稍上挑，给别人看来有一种骄傲的感觉：“谢谢，我不用。”说着，他奋力地拿起地上的行李，转身走进了滚滚的人群。

右脚，已经钻心的疼痛。

南广场在什么地方，傅红雪不知道，何况要坐哪趟车，他刚刚也没听清楚。于是，地铁成为他唯一的选择，傅红雪知道，地铁出口离学校还有二十分钟的路程，他苦笑着看看手中的行李，恨不得立刻将它扔掉。不过，他没有那么作，因为据说在上海随地乱扔垃圾是要罚款的，然而，这么大一个垃圾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垃圾箱来容纳呢？

一个小时以后，傅红雪终于来到了学校门口，他重重的将行李扔在地下，抬头看着这所他梦寐以求的学校。校门不大，肉色的墙，朱红的门，仿佛是一座寺庙似的。门口右面，一块白色的牌子，上面是四个字：“通輿大学”。叫通輿大学这个名号的学校不止这一家，西安有，北京有，连台湾新竹都有，听说兰州也要有一所要改名为“兰州通輿大学”。虽然正统之争、声望之辨的声音总是冒出，但在大多数人眼里，上海的这家人是其中最厉害，最牛叉的一家。在傅红雪的心中，无疑也是的。

傅红雪的右脚已经不疼了，因为，它已经失去了知觉。在



地铁上站了四十分钟再加上二十分钟的路程，已经超过了 he 以前所能忍受的极限。不过傅红雪现在完全不去管他的右脚，他抿住嘴唇，掩饰不住满脸的兴奋。

他慢下脚步，缓缓走进了校门，他之所以慢，一是脚的原因，另一个，是想体会那种庄重的感觉，在傅红雪心里，此刻他正是以一颗朝圣的心，踏入了一所神圣的殿堂——圣洁，庄严，神秘。所以，他要慢下脚步，用尽自己的记忆来烙刻住这一时刻。

然而，在别人眼里，傅红雪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拐着腿，手提一件硕大无比的行李，一步一拖的走了进来。

所幸的是报名的地方并不遥远，就在离正门不远的叫浩然楼的一楼，当傅红雪到达的时候，里面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，傅红雪自忖现在没有体力去完成报名这一不可完成的任务，就将行李放下，靠着墙坐在台阶上休息，让右脚恢复知觉。

“同学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箱子？”傅红雪睁眼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粉红色的箱子和一双很秀美的腿。等到他自己觉得盯着人家的腿看是不礼貌的事情后，才抬起头。

在很多年以后，傅红雪还记着那天抬头看到那个女孩子的失态。傅红雪是一个极好面子的人，他从不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失态，然而那一天，他忘了。于是，他呆呆傻傻地看着面前的女孩，完全不管人家的脸上已经红霞满布。有人说，男女间的缘分其实很简单，缘分就是第一眼就让你失神的那位。那个女孩子很漂亮，却不是那种艳乍的类型，文静，恬然。傅红雪喜欢用花来比喻女孩子，眼前的这一位，他用了雏菊。

“我去报一下名，你能不能帮我看这个箱子？”女孩子红着脸再次问。傅红雪站了起来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的，你去吧。”



释指间凋谢

“谢谢。”女孩子转身进入了熙熙的人流，傅红雪回过神来，突然想到了这个女孩子真有点大胆，居然把东西交给陌生人看管，他笑了笑，又坐了下来。

半个小时后，女孩子出来了，看到她走了过来，傅红雪急忙站了起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女孩子微微一笑，一边用手中的纸片很有风情地扇着自己微微沁出汗珠的脸庞。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傅红雪很慌乱的摆了摆手。

“我叫明月心，‘达堡意’的。”

“我叫傅红雪，我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。”

“哦？我们是一个学院的。”女孩的鼻子稍稍皱起，很调皮的样子。

“是啊。”傅红雪抓了抓头。

“我要去看宿舍，你呢？”明月心问。

“我……”傅红雪迟疑了一下，没有说他还没有报名的事情，“我还要等我的同学。”“这样啊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哦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明月心拖着粉红色的箱子慢慢地朝学校的深处走去，傅红雪等到看不到她的时候，才舒展舒展筋骨，准备报名了。

不过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弄明白，在许多年以后，他才终于知道‘达堡意’的含义就是EE——Electronic Engineering，同时，他才知道自己的系也有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名字——CS。

交钱，领证，领饭卡，分配宿舍，取托运的东西……在傅红雪准备发狂以前，他终于把所有报名的事情全做完了。傅红雪是一个人来的，他坚持拒绝了父母来帮忙的好意。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可以自己搞定，这么大了还要父母来送行被别人看到了多不好。谁知不可预料的事情太多，有的简直自己一个人

对付不了——人，总会高估自己的能力。

特别是他在宿舍楼上下下跑了四五趟，才把所有的东西搬上了宿舍，而宿舍里的一个舍友正悠闲地站在那里，看着自己的父亲在上铺铺床、挂蚊帐；母亲把一件件衣服叠起来，放在衣柜里。

傅红雪是最后一个来宿舍的人，只剩下一个门边的床位给他。三个舍友中，两个已经铺好床位，不在宿舍里。傅红雪无比羡慕的看了看剩下的一个，暗中叹了一口气，开始解开包装的行李，把里面的东西一古脑地扔到床上，然后吃力地爬上去，开始整理床铺。

正当傅红雪对着一大堆东西发愁的时候，那个舍友的父母已经整理好东西，准备带他出去了，经过傅红雪床的时候，他明显的迟疑了一下。傅红雪笑了笑，伸出了手：“你好，我叫傅红雪。”

舍友也笑了，伸手和傅红雪相握：“你好，我叫小雷。我们去吃午饭了，一起去？”

傅红雪摇了摇头：“不了，我先把东西收拾完。”

“那我们先走了。”小雷挤了一个很生硬的微笑后，离开了宿舍。

目送小雷离开后，傅红雪就一头栽到了未收拾好的东西上，再也不想起来。躺了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人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傅红雪爬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另一个舍友回来了。

“没什么，休息一会儿。”傅红雪答。

那个人笑了：“你一个人来也够厉害的，这么多东西都自己搬上来。我找了三个同事，还累个够呛。来吧，我帮你收拾——我叫铁中棠。”

人多力量大，一会儿，就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收拾完



毕，铁中棠很细心的把捆行李的绳子收拾好让傅红雪保存，说是毕业以后还要用，傅红雪失笑：“毕业？你想的那么多？”

“防患于未然，防患于未然。”铁中棠笑着说。有时候傅红雪觉得铁中棠的笑很奇怪，仿佛并不是真正的开心，当然也不是装出来的，那种笑，就好像燕子浮过水面，轻轻地荡起来的涟漪一般。平时，铁中棠的脸总是很沉静的样子，笑，也笑的超然。

“走，我请客，咱们吃饭去。”傅红雪说道。铁中棠欣然同意。在几个小菜，两杯扎啤之后，傅红雪交到了他来通大的第一个朋友。而铁中棠，他应该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那种朋友。

当傅红雪、铁中棠和小雷已经彼此熟稔，开始称兄道弟的时候，最后一个舍友才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他其实最先来到寝室，整理床铺后消失，几天不知踪影，等快开始上课的时候才又出现。最初傅红雪很不喜欢这个人，因为他觉得他仿佛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，狂妄，自大。这种感觉，从他的言谈，从他的眼神，从他的举止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

他出现的那一天全宿舍正在午睡，突然门“砰”一声大开，撞在门背后的脸盆架上，“咣咣”的响。傅红雪从梦中惊醒，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惊恐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他看了傅红雪一眼，并没有回答，只是走到自己写字台面前，“嘎”的一下抽出了凳子，把自己的包放在凳子上。这个动作显然再说：“废话，我就这宿舍的。”拉凳子的声音也吵醒了小雷，他睡眼朦胧地嘴里说了一句傅红雪听不懂的话，不过看他的表情应该是句骂人的话。那人有些不快，转头望了躺在床上的小雷一眼，但却没有还嘴，只是更响地打开了衣橱的门。

最后一个舍友的亮相引起了傅红雪和小雷极大的不满。傅

红雪和小雷是各自大学的尖子学生，虽然远远比不上通大的名号，但也狂得不得了。小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我就够狂了，比我狂的那还是人么？”可这最后一个舍友的轻狂显然比小雷高出一个数量级，除了行为的张扬外，当宿舍里谈论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听到他的声音从来不是从嘴里出来的，而是从鼻子里出来的。最后还是铁中棠充当和事佬，积极沟通关系，问到这个人的名字，他叫叶孤城，他与他们的不同是，他没有参加过一个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东东，因为他，不需要。

几周后，傅红雪开始否定自己对叶孤城的观点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而叶孤城身上的气质就是一种轻狂，轻狂是自信过度的表现。叶孤城当然也不想这样，可在千军万马中轻松进入通大又在校佼佼者竞争中脱颖而出，难免会自信的。叶孤城一直一帆风顺，在别人头破血流地挤独木桥的时候，他悠闲地看着西方奇幻小说，因为他已经保送入了通大的计算机系；而在别人昏天黑地地钻研研究生入学考试有几种考法的时候，他却昏天黑地的劈着大菠萝。所以，叶孤城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事情做不到，所有的问题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单词：naive。

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其他不同的是，学习再不是被动地接受该上的课程。通大计算机系一共开列了三十多门课供学生选，而只要选其中大约六门就可以完成任务了，所以，也许一个班的两个同学，从来不会在课堂上碰到。通常都是导师根据自己科研和项目的需要给学生安排课程，以供自己更好地驱使。还有的导师让学生放任自流，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。

通大计算机系的导师可谓人才荟萃，不是在某一方向位在人前的是根本进不了通大的。但哪些导师更牛却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情，因为有的导师偏重于理论，有的导师却热衷于工



弹指间凋谢

程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可一个叫百晓生的已经毕业了师兄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各位导师的综合能力给导师排定座次，而这个排名当时得到了许多学生的赞同。随着导师的流动，这个排名也在不断的变化完善着。

傅红雪的导师孙天机五十多岁，却已经被人称作天机老人。他被百晓生列为导师座次第一位。百晓生是当年叱咤通大的一个牛人，能被百晓生尊敬的人可很少。孙天机就是其中一位。孙天机研究的东西 99% 的人认为非常难，孙天机达到的学术高度 99% 的人认为非常高，孙天机讲课 99% 的人认为讲的好，可孙天机研究的是什么，99% 的人都不懂。

傅红雪考入通大，自然是一腔热血，准备献身祖国的科研事业，搞点什么世界前列的东西出来。甚至还妄想到拿个图灵奖才罢休。在报导师之前，他就从 BBS 上打听谁是通大计算机系最牛的导师，结果就拿到了排名。于是，他就选择了排名第一的孙天机。傅红雪当时还是惴惴的，因为排名第一的导师必然竞争激烈，他一个外校考进来的怕竞争不过人家。在苦苦准备了一个月复试后，他才发现第一志愿报孙天机的就他一个人，孙天机甚至都没有等到他自我介绍完毕就准备录取他了。这点傅红雪想破脑袋都没想通。

选课一开始，傅红雪拿着选课单屁颠屁颠的去找老板——称导师为老板是所有学生的规矩——孙天机很淡然，对傅红雪说：“你想选什么就选什么，看看什么对你有帮助，我这里没问题。”说完，还马上补充了一句，“我的课你不想选也可以不选。”傅红雪一下子愣了，赶紧想和孙天机表明忠心，可孙天机却下了逐客令：“你还有什么事情么？我一会儿有一个会要开。”傅红雪只好告辞退出。

选择多了，反而无法选择，因为傅红雪不知道想选什么就

选什么到底要选什么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去找找上一届师兄好了。顺便打听打听跟老板作研究需要作什么前期的准备工作。老板对他那么冷淡，更要及早动手才能让他刮目相看。

傅红雪的研二师兄居然只有一个，这和别的老板动辄三五个研究生很不同。傅红雪打听了半天，才找到了师兄的宿舍，在这以前，他已经知道师兄的名字叫叶开，木叶的叶，开心的开。

敲门进去，宿舍里只有一个人，正凑在电脑旁边专注地打着游戏。傅红雪很赧然地问：“请问，叶开在么？”那人回过头一下，说：“我就是。”然后就又将头凑在电脑旁边。傅红雪走了过去，看到叶开打的是“星际争霸”，他正熟练的操着虫族向敌人发动进攻。等着满屏幕都是虫子在爬来爬去，叶开满意的退出游戏，才想起来旁边坐了一个人，不好意思的问：“你好，找我什么事情？你……是谁？”傅红雪说我是你的师弟，叶开笑了，说怠慢怠慢，有什么事情找我啊？

傅红雪有些愤怒了，在他脑海中，师兄应该是在闪烁的电脑面前，很专注地编着程序；或者在宽敞的图书馆里，周围的书淹没了他的身形；再不然在实验室里，拿着粉笔在黑板面前和别人谈笑风生的讨论着问题。他断然想不到竟然是这个样子。星际争霸，通大的研究生居然还在玩游戏？他有一种立刻想走的冲动，但出于礼貌，还是按捺了下来。他挤出一个笑容，问：“我想问一问选课怎么选？”

叶开淡淡的一笑：“乱选呗，第一个学期多选点，后面就轻松，不过像郭嵩阳的两门数学课就别选了，容易挂掉，诸葛亮的人工智能倒可以选，容易，分数给的高。”

傅红雪再也忍不住了，就提高了声音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选呢？选课是为了好好的学习，而不是应付考试交差。这么





释指间凋谢

选这能学到什么？”说完，他觉得自己有些无理，毕竟他是来问问题的，对面的是他的师兄，而且还不熟。

而叶开却并没有生气，他似笑非笑地盯着傅红雪看了一会儿，仿佛在看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。然后，他才慢慢地说：“不选的课你可以去听嘛，又没人拦着。选些简单的课，分数高了，对你今后有用。”

傅红雪点了点头，仍然问：“那学什么课对以后和老板搞研究有帮助呢？”

叶开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和他搞研究怎么能不知道呢？”傅红雪有些奇怪。

叶开笑了笑：“他搞什么我不太清楚，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去实验室问问博士生们，他们可能更清楚一些。”

傅红雪暗自想，看你就不像做研究的，哪有大白天在寝室里打游戏的研究生，不过，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，接着问：“你们不是快开题了么？你做什么？”

叶开还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，还没定。”

傅红雪快被叶开温吞水的话语气晕了，他转身告辞。叶开却拦住了他，从自己书架上拿下许多书和一大摞资料来，递给傅红雪：“这些英语、政治教科书每年都一样，我留着没用，你拿去吧，省得自己花钱买；还有一些课程资料，你也拿去吧，会有帮助的。”傅红雪道了谢，叶开一直把他送到宿舍楼门口，又叮嘱道：“不要太着急，干什么都慢慢来。”

这句话傅红雪没有听懂，出于礼貌，他还是道了一声谢。

傅红雪不知道，叶开盯着他的背影望了半天，直到他转过树墙才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回到了宿舍。



2

傅红雪回去把叶开的事情告诉宿舍的舍友，叶孤城自然是不发表意见，埋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旁边不知干着什么——反正屏幕显示行不停的滚动，傅红雪看不懂；铁中棠笑笑，他从不评价别人；而小雷愤愤地说：“这种人怎么混到通大里了？”傅红雪深有同感，点头不已，觉得遇到了知己。二人一起声讨了叶开一阵子，恨不得让叶开马上被开除才甘心。两人一样的轻狂，一样的雄心，都是计划在通大一展身手的主儿。



叶开所说的唯一对傅红雪有用的是旁听别的课程，傅红雪觉得要想以后有所建树，必须广度要够——这个理论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——何况傅红雪自认为大学四年什么都没学到，有必要加固一下基础。于是，他在必选的课程后，又把剩余的空闲时间填补了别的课程，不仅是本系的，凡是外系他听说过的觉得有用的课程，全部加入他的课表，就连周六周日都去听工程硕士的课。于是，傅红雪研究生生活的第一学期，全部是从周一到周日，每日九节课中度过。虽然在外人眼里十分的枯燥，但这很能配的上他内心既悲壮又豪气的感觉。直到最后——所有的悲壮泯灭成麻木，所有的豪气也被消磨光了……

傅红雪去上的第一节课，就意外的遇到了明月心。

傅红雪不是没想过去找那个很恬静的女孩，可茫茫的校园找一个人不啻于大海捞针，何况傅红雪也不是那种发了花痴的人，他不会像言情小说里男主人公一天不干正事到处找女主人公。他有自己的梦想，有自己的目标，已经被豪情壮志填充了



头脑的傅红雪信奉的自然还是“事业第一，家庭第二”。然而正当傅红雪快忘记明月心的样子的时候，她却出现了。

她坐在第四排，几个女生的中间，一如傅红雪第一次见她的表情，像一朵雏菊，在安静的盛开。傅红雪轻轻地看了她一眼，转身坐下。他习惯的座位是第一排。在那一刻，他心跳得快了起来，有一点儿快。

慢慢的，傅红雪发现他和明月心相同的课还不少，显然明月心和他一样，有旁听别的系的课程的习惯。于是，傅红雪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在他和明月心相同的课里，他在开课前总是要搜索她的踪影，看到她，傅红雪会觉得很安心。明月心总是那么干净，清爽。在别的女孩谈笑风生的时候，她淡然的笑，从不忘形；而几节课后，别的人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她还是那么清醒，从不朦胧着双眼，更不会像别的女生那样不顾自己的形象，摆出一个难堪的睡姿；有时候她望着窗外，有些走神；有时候却饶有趣味的看着讲课的老师，仿佛是在认真的听讲。

于是，傅红雪郁闷的时候，就看看明月心的笑，他的心顿时平静；傅红雪瞌睡的时候，就看明月心的眼波，他顿时清醒……教室那么小，它让他和她相遇，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互相欣赏；教室却那么大，他在第一排，她在第四排。

明月心成了傅红雪心中最大的秘密，也是他唯一的秘密。傅红雪的心藏不住什么，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会在宿舍中提出，征求小雷或者铁中棠的意见，有时候叶孤城有兴趣的时候也随便说几句，虽然语含轻视，但却很有见地。而明月心，傅红雪却从来没有在宿舍里说起过。

傅红雪在课堂以外见到明月心是一个傍晚，他从新上院走下，发现一楼的大厅里聚集着好多人，三五成群的讲着什么，仔细听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讲英语。傅红雪付起来，这就是传说

